

小学生非要做这么多作业吗？孩子真会输在“起跑线上”吗？

一个小学老师的反思

奉化实验小学刘善娜老师写的《爱上我的课堂——一个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》日前出版。在这本书中，没有示范和灌输，记录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教学实践，课堂或课后小故事，以及作者的尝试和困惑。

2009年9月1日，奉化实验小学四年级（1）班和（2）班发了一份“告家长书”，上面说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自身情况，来选择要不要为作业签字。签了3年字的爸爸妈妈们第一次有了可以选择不查作业的自由。发这份“告家长书”的是刚接手这两个班的刘善娜老师。这名教龄10年的女教师对自己的小创意颇为得意，顺手记进了QQ日志，响应者甚众。渐渐她养成习惯，每天把教学笔记写到空间里，与学生、家长及同行互动。

3年后，这一届学生毕业。一个月前，3年的教学笔记结集出版。“这是反思不是经验。”刘老师说，“因为教育没有标准答案。”

记者 樊卓婧 毛信意 通讯员 乌雯雯



课堂上的刘善娜。

记者 王增芳 摄

1 作业的改革

在家长们看来，刘老师和其他老师的不一样，是从布置作业开始的。

在那份告家长书里，刘善娜详细地罗列了家长签字和不签字的利弊。简要说，签字便于家长了解孩子每天学习情况，但比较辛苦；不签字有利于放手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，但不易于及时发现问题。

有三分之一的家长选择不签，她在这些孩子的作业本上贴上“免签”标签，告诉他们“一切靠自己了哦”。

“不能让家长做‘监工’，因为作业不是负担和惩罚。”刘善娜说。

刘善娜也曾经把调皮的孩子留下来，并不自觉地警告他们：再不听话我就多布置作业，但效果甚微。

后来读到教育专家尹建莉的话：“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，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，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中，尤其是小学阶段，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坏了。被罚写作业，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。”

“罚抄100遍！”这句话是不是很多人听起来很耳熟？有多少孩子，是在这样恶狠狠的威胁下长大的？

可是无论哪门课，罚抄100遍，除了老师自己出一口恶气之外，只能增加孩子对这门学科的厌恶。作为一个老师，怎么能一边要求孩子热爱学习，一边又把“学习”当作一种刑罚呢？

刘善娜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作业，每天教学作业只布置预习和课上完成的随堂练习，

甚至放弃了教育局统一下发的《每课必练》。

60页的暑假作业被刘善娜认为是鸡肋，因为多数孩子不会认真完成，只是填满以示完成任务，开学后老师也没有时间去批改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何苦走这个形式呢？”于是每年暑假前，她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考试成绩、进步快慢来减负。在作业本前写上“减10页”、“减20页”……最多的孩子可以减50页。

当然孩子们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可没有减少，每天放学后，刘善娜会给孩子留“每日一题”和“每日一算”，一个注重基础的巩固，一个略有拔高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。第二天到黑板前演算，不管做对哪一道都会表扬，做对难题的孩子还会赢得更多崇拜的目光，所以孩子们积极性很高。

还有个保留节目叫“探究性作业”，让学生根据生活常识或各种方法演示知识点。从题目中可以看出她的用心，而收上来的作业也往往妙趣横生：比如为了考查学生对小数的理解，她让孩子以米为单位记录自己的身高数据，并写写这个数据的意思。

暑假，除了被精减的作业本外，孩子们还需完成一个数学绘本，就是通过画图讲故事来说明一个知识点。开学收上来，充满想像力的绘本不仅大大出乎刘善娜的意料，也让孩子们充满成就感。

做这些尝试的时候刘善娜小心翼翼，她不确定题量的减少会不会影响解题速度和正确率。所幸孩子们都挺争气，常常比别的班考得好，这给了她不少信心。

2 起跑线的影响

刘善娜总不忍心把孩子逼得太紧，因为刚做老师的时候她也是个孩子。

那是1999年，她刚刚从奉化师范毕业，被分到裘村镇曹村小学。那是一个偏远的村办学校，一共只有7名老师，住校的只有她一个人。

那年刘善娜只有18岁，管29个孩子，几乎包了他们所有的课。虽然有许多无可奈何的落后，但如今回想起来，却是无比美好的时光，因为有足够的教学自由。

她把每周的音乐课集中起来，排一个长长的舞蹈，孩子们唱着自己随口编的歌，围着小操场边唱边跳。歌词拙得不能再拙了，但每个孩子很投入，欢欢喜喜地唱出天性；她提前教孩子们写写段，把有意思的话刻在油墨纸上，一张张印出来；她带着孩子到田野，说是感受季节的交替；有时候课上完了还没到放学时间，她把孩子们抱到讲台上，让他们来当老师讲故事……

许多年后，有朋友告诉刘善娜，说其中一个男生被保送清华了。她第一反应是疑惑：当年也没觉得这小屁孩特别聪明啊？后来看电视采访这个“得意门生”，回忆起他小时候被她抱到讲台上讲故事，露出一口小白牙害羞微笑的样子，乐了：“挺能扯的一孩子，从三国到水浒都能讲一些，只是当时也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优点。”

她从来不认为这个孩子被保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，但这件事至少让她坚定了一个看法：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，未必上的都是名牌小学，有成就的人未必小时候样样出挑，所谓的“起跑线”，未必存在。

调到市中心的公办学校后，身边都是焦虑的家长，刘善娜只能尝试着，先把自己的心态放平。

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观点，其实是深入人心的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：有的课

堂效率很高，老师觉得每天多学一点，总能比其他孩子跑得远一点。其实从长远看，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大受影响，不如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。“这就是起跑线和终点线的较量。”

对于自己的孩子，刘善娜也在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童年。

“思维敏捷、运算极速的孩子，多讨人喜欢，可惜不是他，这是他爸深以为憾的地方。读书时一直是奥数组成员的他，显然窥见了儿子在这方面兴趣缺少。这，显然像我了。”她在日记写道。

虽然成绩不咋样，课堂表现不咋样，作业不咋样，但他有自己的喜好，40℃以上的高温，他还能顶着烈日观察蚂蚁。他会一遍一遍画昆虫，啃昆虫方面的书。因为担心被大蜜蜂蛰伤，爷爷一个鞋巴掌拍死了大蜜蜂，他又哭又闹：“我已经对着它喷了水了，它的翅膀是湿的，他半小时都不会飞，我又不会用手去抓，我都快成功了。这么大的马蜂，我上哪里去找啊？”

刘善娜选择理解：“我始终相信，任何成长，离不开的是发自内心的付出和执着的投入。”

暑假结束前，她给儿子的任课老师写了封信说抱歉：“我擅自做主，只让舒乐乐（儿子）同学选做了暑假作业本上的部分习题，此一；假期没有让舒乐乐同学参与任何培训，没有让他学习任何技能，此二；沃美女（语文老师）布置的作文，我都允许他按着自己的思路写成了动物文章，此三。”人生那么漫长，她希望儿子在童年的时候有时间多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而不是和别人一比高低。

她信奉哲学家洛姆的话：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，它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，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些什么事，不该做些什么事，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。然而这样的操纵是错误的。

3 课堂上的惊喜

刘善娜刚工作时，特别佩服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，人家都不用出现，远远地身影一闪，闹轰轰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。她无比羡慕：“怎么就这么镇得住呢？”

学生说，那老师眼里有“杀气”，她就对着镜子尝试，怎么样的目光，才算有杀气？

后来日记里记录了这么一件事，那时候还当班主任，班上科学公开课，她担心课堂纪律，跟着孩子们去实验室听课。

“水能溶解哪些东西？”问题一出，孩子们交头接耳，吵吵闹闹，她如坐针毡。下课后，有个女孩问她：“我们表现好吗？”看着孩子期待的眼神，她不好意思说不好，只能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们觉得很好啊！”孩子的笑容绽放。刘善娜和科学老师探讨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怎么不镇住他们？”

科学老师说，干吗要镇住他们？孩子天生有好奇心，想交流，想偷偷动手做实验，一声不吭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孩子不说话，说明思维没跟上。安安静静课堂，是外行人热闹。因为课堂最重要的是参与，不是纪律。颇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。

她有意在两个班做了个实验，一个班强调预习和课堂纪律，另一个班则顺其自然。同样上课，前一个班效率很高，学生举手回答，几乎完美；后一个班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回答常常无边无际，但无边无际里却有无限童真。比如学习垂直和平行的时候，有个学生造了个句：“眼泪一滴一滴垂直地掉下来。”让她的心一动。

学习乘法分配律的时候，有学生站起来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做乘法就像做辣子鸡一样。”全班笑开了花。在刘善娜的鼓励下，

那孩子支支吾吾总算表达清楚了意思：我妈说做辣子鸡，可以先把鸡和韭菜炒好，然后炒豆芽，也可以先鸡和豆芽炒，最后放韭菜，反正结果是一样的，都是同一道菜。

原来每个匪夷所思的答案背后，都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“创意”。

很难说到底哪一种课堂更好，教育往往是件难以两全的事，但刘善娜越来越体会到科学老师当时说的“外行人看热闹”。“不走近孩子的内心，永远只能做一个外行。借助惩罚会产生一些效果，但往往治标不治本。”她在日记中写道，“我只是帮助他们成长的人，我没有那么重要，那么权威，也没有那么正确，我再不要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苛责。”

（下转07版）



欢迎您加入东南商报特稿栏目微信“程钟婧”，了解更多内容。我们会上传原汁原味的“未删节版”稿件，也会和您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。我们希望通过微信了解您的阅读心得，也希望您多多爆料哦。

加入方式：1.扫描下面的二维码；2.搜索微信号 dnsbczjg。我们期待您的关注。